



方老年近九旬依然精神抖擞

1977年6月，方成的夫人陈今言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五十三岁。而后，华君武曾在一篇文章中惋叹：中国出过两位女漫画家，解放前的一位是梁白波，解放后的一位是陈今言，可惜都过早地去世了……30年后的今日，本栏目特摘引两篇文章，以表达对方老先生的敬意及对方夫人的缅怀之情。

我喜欢方成的漫画。他的漫画，线条简洁而内容丰富，形象夸张而寓意深刻。我从挂红领巾开始看他的漫画，至今看不厌。

方成原名孙顺潮，祖籍广东中山，与孙中山同乡，与阮玲玉同村。他出生于1918年，已89岁了，可脸庞光亮不见皱纹，讲起话来，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上下楼，健步如飞，灵活得像个小伙子。特别是他的思维，非常敏捷。

坐在他的书房里，我请教：“您的身体怎么这么好？”

他说：“生命在于运动。我经常骑自行车，现在一口气骑十几公里不在乎。有时开会什么的，有轿车来接，我宁可骑自行车也不坐车。骑车对身体是一种锻炼。另外，忙也是长寿之道。我一天到晚都很忙，一忙，就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也没有时间忧愁，人就单纯了。”

解放初，在《人民日报》上刊出许多作品的方成已是著名的漫画家了。经常被一些单位请去做报告。有一次，他到一所中学去做报告，认识了学校的教师陈今言。

陈今言那年26岁。方成对她的印象是：“长得秀气、美丽，人很老实。”

陈今言毕业于辅仁大学油画系，在班上学习成绩总是第一，还是校篮球、乒乓球队员。后来，她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时，两次要求入党都因家庭出身问题而没有入成。这时，当年在她家搞地下活动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亲自打电话给中央美院介绍陈今言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并说：“这样的人不让她入党你找谁？”于是，陈今言入党了。

方成约她出来，她便姗姗而至。方成很是自豪地向我解释：“她如果看不上我就不会来。”陈今言所住的地方名叫孙家坑。方成对陈今言说：“你住的地方叫孙家坑，我叫孙顺潮，我能不掉在你那坑里吗？”

1950年，他和陈今言就在报社对面一家小酒馆里举行了简朴的婚宴，证婚人是《新民报》的社长邓季惺，司仪是钟灵。

方成与钟灵曾合作创作署名“方灵”的漫画，影响很大，有许多读者以为钟灵是女人，是方成的夫人。钟灵在方成的婚礼上说：“自从我和方成合作漫画以后，我就荣幸地被当成女性，且是方成的夫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么隆重的婚礼了！现在，陈今言同志可以证明，我并不是方成的恋人，她也不会吃我的醋……”他的话在婚礼上引起一片欢笑。

他们婚后生了三个儿子。她不用方成劳神，管教任务全包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家的保姆被赶走了，陈今言一个人包揽了全部家务活，买菜、弄饭、洗衣……就是不让方成干。

后来，方成和陈今言分别被打进了“牛栏”，不准他们回家。于是三个孩子都遭了殃。老大才读初一，也挨了斗，后被下放到内蒙，剩下的老二刚上小学，老三还在幼儿园，两个孩子，可怜兮兮的。方成说：“那时，大人不在，谁都可以上我家，想拿什么就拿走什么！幸亏那时报社幼儿园的张师傅心肠好，管他们的饭，才没有饿死他们。几年后，我和今言从“牛栏”里“解放”出来，回到家里，看到两个孩子都是一脸泥，因为他们俩不会洗脸。今言伤心得厉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人民日报》决定把方成下放到河南干校去。他回到家里，对在《北京日报》工作的今言说了这件事。她如果不走，孩子们也可以不走。方成动情地回忆说：“今言那时的一句话，我一辈子记住了！她听后毫不犹豫‘你上哪我上哪！’。”就这样，1970年，他们一家人离开了北京，

方成的婚恋与家庭

李露孙

1950年，方成约陈今言出来，她便姗姗而至。方成对此很是自豪，“她如果看不上我就不会来……”由于陈今言所住的地方名叫孙家坑，方成婚后曾对夫人玩笑道：“你住的地方叫孙家坑，我叫孙顺潮，我能不掉在你那坑里吗？”



方成经典漫画《武大郎开店》

到河南干校。方成在厨房里劳动，陈今言下田。

天有不测风云。1977年6月，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陈今言因心脏病去世了，年仅53岁！方成悲痛不已。方成和陈今言的三个儿子，自幼受到父母的美术熏陶，后来他们三个都从事与美术有关的工作。

方成说：“画油画有模特儿，画漫画则没有，因此特征很难抓住。老三晓钢画的速写很好，他的漫画吸收了日本漫画的长处，别具一格。他现在比我还忙。”方成说着把儿子“孝敬”给他的一本晓钢作品《行者武松》给我看，我一翻，造型和气势的确不同凡响，我忍不住一页一页看起来。方成乐滋滋地告诉我：“晓钢的漫画我都画不出来！”

好，方成漫画后继有人，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侯宝林画像》



漫画背后的方成

舒展

方成的书，凡出版的，他都无一例外地送给我；少说也有三十本以上。今年春节，方兄驾临寒舍，送来一套图文并茂的《方成自选集》（上下册，30多万字，文化艺术版）。我说：“这真是厚重的年礼呀！”展卷翻阅，得出一个结论：“这套书是方兄著作中最精彩的压卷之作！”他学画时的速写，也囊括在内，比如1949年上学时，一宵从床上抓了60个臭虫这样的趣事也不落下。见书思人，由此引发了有关方兄的一些杂忆。

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跟方兄相识之前，先认识的是他夫人陈今言。1956年，我在《中青报》主编《辣椒》副刊，写了一首歌词，“干活就像一条虫，争分儿就像一条龙”，舒模为之谱曲，给这首歌配漫画的是陈今言。画题是：《王大懒》——众老农议论道，“王大懒只能得最低分儿”；从草垛上飞出一个小伙，厉声喊道：“不行——”

1979年至今，跟方兄合作二十多年，他为拙文配图，少说有上百幅。正如他所言：“咱俩成了天然盟友。”他还为我的《调侃集》作序。

在艺术界，像方成这样能画又能文的，多乎哉？不多也。像方成这样将讽刺与幽默结合得如此巧夺天工的，多乎哉？不多也。像方成这样既优质（例如《武大郎开店》，已成为漫画经典）又高产的（登记在册的达数千幅），多乎哉？不多也！像方成这样既聪明机智（满脑子幽默细胞）又刻苦用功的，多乎哉？不多也。像方成这样为人正派，作画狡智的，多乎哉？不多也。方兄啊，您都89岁了，还活得这么滋润，坦荡、乐呵、自在，您不是人中怪杰是什么？

爱笑，乃天下人之公好。幽默，总给人带来好感。在漫画界、相声界、新闻界、杂文界，在当今中国，倾注一生心血研究幽默而且成绩斐然如方兄者，罕见也。2006年，他应邀赴美国费城传媒学院和天普大学讲授中国漫画的幽默。现正准备将所讲的内容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出版。方兄是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名誉会长，是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的兼职教授，是社科院研究生院导师，是广播艺术说唱团的艺术顾问……头衔之多，一张名片，恐怕装不下。他一生永远在赶路，不是拿笔，就是旅行。他的长寿秘诀就一个字，“忙”。

孙子有云：“兵者，诡道也。”若将此言应用于方兄，适得其人也。此公往往从别人不会想、不敢想的地方去想；又从那可笑有乐子的地方下手，于是着笔生春，幽默不招自来。

日常生活中，方成眼里，幽默无处不在。我打电话：“方成，你在家呢。”答：“我不在家。”他的潜台词是：“你这不废话吗？不在，我能接电

方成于1999年将他收藏的书画，全部捐献给他的家乡中山市，他认为“人寿难期百年，艺术可望永久”。实际上，方成的家境并不富裕，一下子献出这么多珍品（倘若拿去竞拍，可卖得多少高价），这充分显示了其崇高的精神境界。

话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职称吃香时，他觉得出现了“政工师”、“总务教授”之类新名词真可乐；转了二十多年，又回到官本位，工厂有工官，副部级厂长，学校有学官，教授套副局，副教授套正处级之类，商店有商官小店的支书也是正股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同方兄拜访钱钟书先生，适逢钱瑗在场，她说：“您的夫人陈今言是我中学时的美术老师。”方成回报社后立即给钱瑗去了一封信，大意是说：“看在陈今言与你师生一场的份儿上，请你为我‘偷’一张令尊和令堂的合影照片行吗？”后来钱瑗给我电话说：“舒展，请你告诉方老师，我们家不兴‘偷’东西。”“钱瑗，你没听懂他的话。他这人，跟谁都逗，不是真叫你‘偷’，他是顺便幽你一默。”“照片我已经给他寄了。”

方兄于1999年将他收藏的书画，全部捐献给他的家乡中山市，自命“中山郎”。他认为“人寿难期百年，艺术可望永久”。他收藏之宏丰珍贵，只需看看以下名单：冯玉祥、吴作人、溥杰、朱启瞻、林散之、黄苗子、李骆公、王雪涛、张乐平、黄永玉、郁风、张仃、米谷、古元、彦涵、李桦……还有与关山月、范曾合作的作品，真可谓价值连城。尤为宝贵的是方兄的爱妻陈今言的遗作《周恩来》。据我了解，方兄并不富裕，献出这么多珍品（倘若拿去竞拍，可得高价），这充分显示了方成崇高的精神境界。

当今之世，打开传媒，您就瞧吧：明星代言广告啦，花样翻新的炒作啦，趋附奉承的肉麻啦……昙花、空花、纸花，忽悠悠得迷人眼。可是像方兄这样经得起七十多年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的严峻考验，万千观众读者真正认可的大艺术家，早已进入“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的境界。与不顾廉耻疯狂捞钱者相比，夫复何言？